

## 约伯记第四章译文对照

### 【伯四 1】

〔和合本〕「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」  
〔吕振中译〕「提幔人以利法说：」  
〔新译本〕「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」  
〔现代译本〕「提幔人以利法发言：」  
〔当代译本〕「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：」  
〔文理本〕「提幔人以利法曰、」  
〔思高译本〕「特曼人厄里法次开始说：」  
〔牧灵译本〕「特曼人厄里法次开始说：」

### 【伯四 2】

〔和合本〕「“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”」  
〔吕振中译〕「『冒昧试要跟你说话、你耐不住么？但抑制着不说、谁能彀呢？』」  
〔新译本〕「“人若对你说一句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又忍得住不说话呢？”」  
〔现代译本〕「约伯啊，我若发言，你厌烦吗？我忍受不了长久的沉默。」  
〔当代译本〕「“要是我大胆进言，你会不耐烦吗？其实，若有话要说，又有哪一个能忍得住呢？”」  
〔文理本〕「人若试与尔言、尔厌之乎、然谁能自禁不言耶、」  
〔思高译本〕「人若和你讲话，你能忍受吗？但谁又能忍住不说？」  
〔牧灵译本〕「我们和你说话，你能忍受吗？可是我们又怎能忍住不说？」

### 【伯四 3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。」  
〔吕振中译〕「看哪，你素来管教许多人，使软弱的手强壮过来。」  
〔新译本〕「你曾经教过许多人，又坚固了无力的手；」  
〔现代译本〕「你曾教导过许多人，使软弱的手臂强壮。」  
〔当代译本〕「(3~4 节) 你过往曾教导许多心灵受困扰的人信靠神；你又鼓励那些软弱的、堕落的、气馁的和失望的人。」  
〔文理本〕「昔尔训众、手弱者坚之、」  
〔思高译本〕「看，你曾劝戒过许多人，坚固过软弱无能的人；」  
〔牧灵译本〕「你不记得你曾劝戒过很多人，鼓励过软弱无能的人吗？」

#### 【伯四 4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你说的话曾把将要跌倒的人扶起；你又使屈弱的膝盖稳健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你的话扶起了绊倒的人，你使弯曲乏力的膝坚挺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你的话使快要跌倒的人得到鼓励，使衰弱的膝盖坚强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(3~4 节) 你过往曾教导许多心灵受困扰的人信靠神；你又鼓励那些软弱的、堕落的、气馁的和失望的人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将蹶者以言持之、膝弱者健之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你的话扶起了跌倒的人，坚固了膝弱无力的人；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你的话支撑了动摇的人，使双膝颤抖的人站稳了脚跟。」

#### 【伯四 5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；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但现在祸患临到了你，你竟耐不住；触害着你，你竟然惊惶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灰心，灾祸遇上你，你就惊惶沮丧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如今灾祸临到你身上，你反而没有勇气担当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但现在苦难一来，你便灰心丧胆了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今也灾难临尔、而尔迷惘、迫尔、而尔惊惶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但是现今灾祸一临于你，你就萎靡不振；一接触你，你就沮丧失意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可是现在灾祸临头，你就萎靡不振了，一遇到打击，你就失意沮丧了。」

#### 【伯四 6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你的倚靠，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，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你的安心信赖岂不是在于你的敬畏神？你所指望的岂不是在于你行径之纯全么？」

〔新译本〕「你所自恃的，不是敬畏神吗？你所盼望的，不是行为完全吗？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你的敬虔没有给你信心吗？你那无可指责的生活没有给你盼望吗？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事到如今，信赖神不就是你的倚靠吗？难道你不相信神会照顾好人吗？」

〔文理本〕「尔之所恃、非在寅畏乎、尔之所望、非在正行乎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你敬畏天主之情，岂不是你的依靠？你完善的行为，岂不是你的希望？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难道敬畏天主不是你的依靠？而你的完善岂不是你的希望？」

#### 【伯四 7】

〔和合本〕「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『你请追想：无辜人有谁灭亡？正直人在哪里被抹除呢？』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请想一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？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想一想，有哪一个无辜的人丧亡？有哪一个正直的人遭殃？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(7~8 节) 静下来想想吧！你见过清白正直的人受到惩罚吗？经验告诉我们，只有行恶的人才会得恶报的。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试思无辜者伊谁沦没、端正者何处见绝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请想：那有无辜者丧亡？那有正直者消逝？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试想：无辜者怎会消亡？正义之君哪会落得如此下场？」

### 【伯四 8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按我所见，耕罪孽、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据我看，耕奸恶种毒害的都必照样收割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据我所见，耕耘罪孽的，必收割罪孽；种植毒害的，必收割毒害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我看见耕种邪恶散播毒种的人，他们都收割邪恶的后果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(7~8 节) 静下来想想吧！你见过清白正直的人受到惩罚吗？经验告诉我们，只有行恶的人才会得恶报的。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以我观之、耕恶种孽、所获如之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照我所见：那播种邪恶的，必收邪恶；散布毒害的，必收毒害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依我之见：那播种邪恶的人，必收获邪恶，那散布毒害的人，也必收获毒害。」

### 【伯四 9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他们由神嘘的气而灭亡；由神怒气的风而消没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他们因 神的气息而灭亡，因他的怒气而消灭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神的气息消灭他们；他的忿怒使他们丧亡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他们必然在神手中灭亡，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神吹嘘、彼则丧亡、神震怒、彼则消灭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天主一嘘气，他们即灭亡；一发怒气，他们即消失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天主一嘘气，他们就消亡，天主一发怒，他们就毁灭。」

### 【伯四 10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；少壮狮子的牙齿都敲掉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狮子的咆哮，猛狮的吼声，尽都止息，壮狮的牙齿也都断掉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邪恶的人像狮子吼叫，像猛狮咆哮；但神敲断幼狮的牙齿，制止牠们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尽管他们猛如少壮狮子，也难逃彻底毁灭的厄运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獅之吼、與猛獅之聲俱息、稚獅之齒見折、」

〔思高譯本〕「獅吼豹嘯完全止息，幼獅的牙齒也被打碎；」

〔牧靈譯本〕「獅豹會吼叫，但他們的幼崽卻找不到食物。」

#### 【伯四 11】

〔和合本〕「老獅子因絕食而死，母獅之子也都離散。」

〔呂振中譯〕「獅子因無抓撕而死（同詞：滅亡）；母獅之子便都離散。」

〔新譯本〕「公獅因缺乏獵物而死亡，母獅之子也被分散。」

〔現代譯本〕「老獅子抓不到食物而死；幼獅子都離散了。」

〔當代譯本〕「他們都要像無助的老獅子，自己必要捱餓，兒女也定要離散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老獅絕食而死、牝獅之子離散、」

〔思高譯本〕「壯獅因缺獵物而滅絕，牝獅幼子各自東西離散。」

〔牧靈譯本〕「雄獅會因缺乏獵物而餓死，母獅的幼子四處逃散。」

#### 【伯四 12】

〔和合本〕「我暗暗地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聽其細微的聲音。」

〔呂振中譯〕「有一件事暗暗傳達於我，我耳朵聽到其細微聲音。」

〔新譯本〕「有話偷偷傳給我，我的耳朵聽到細語；」

〔現代譯本〕「有一次我聽見了訊息，聲音細微，不容易辨認，」

〔當代譯本〕「這真理是悄悄傳給我的，我聽見像耳語一般的細聲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我竊得一事、我耳微聞其聲、」

〔思高譯本〕「我竊聽到一句話，我耳聽見細語聲。」

〔牧靈譯本〕「我暗暗得到一個啟示，我聽見一聲細語。」

#### 【伯四 13】

〔和合本〕「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，世人沉睡的時候，」

〔呂振中譯〕「在夜間異象之煩想中、世人沉於酣睡時候、」

〔新譯本〕「在夜間因異象而煩擾的心思中，世人都在沉睡的時候，」

〔現代譯本〕「當我酣睡的時候，像惡夢一般困擾我。」

〔當代譯本〕「當別人都在沉睡的時候，它就像夜里的異像來臨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乃於夜間人酣睡時、出于幻想之意、」

〔思高譯本〕「當人沉睡時，夜夢多幻象；」

〔牧靈譯本〕「人沉睡的時刻，會有夜晚的幻像，」

#### 【伯四 14】

〔和合本〕「恐惧、战兢临到我身，使我百骨打战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恐惧战兢临到我身，使我百骨震颤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恐惧战栗临到我，以致我全身发抖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我恐惧战栗；我全身发抖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恐惧突然把我抓紧，我惊慌地颤抖着；」

〔文理本〕「惊骇战栗临我、百骨悚动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我恐怖战栗，全身骨头发抖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我恐惧战栗，浑身的骨头颤抖。」

#### 【伯四 15】

〔和合本〕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有微风从我面前掠过，我肉身的毫毛都倒竖起来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有灵拂过我面前，使我毛骨悚然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一阵微风吹拂在我面上，使我毛发竖立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有一个灵在我面前经过，使我毛骨悚然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神过我前、毛发森竖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寒风掠过我面，使我毛发悚然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寒风掠过我的脸，使我毛发悚然。」

#### 【伯四 16】

〔和合本〕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；有影像在我眼前。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那微风停住。我却不能辨认其形状。有形像在我眼前；我听见有低微的声音说：」

〔新译本〕「那灵站住，我辨不出他的形状，只见有一形象在我眼前，然后我听见低微的声音，说：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我看见前面有某种形像，却无法辨认它是甚么。这时候我听见从寂静中传出的声音说：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我感觉到那个灵的存在，却看不见他站在我的面前。在死寂的当中，我听见有声音说：」

〔文理本〕「彼立、不辨其状、第见有象、在于目前、静默之中、我闻有声云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他停立不动，但我不能辨其形状；我面前出现形影，我听见细微的声音：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有个形象停在我的眼前，我却无法辨识其形，四周一片安静，后来一个声音说：」

#### 【伯四 17】

〔和合本〕「‘必死的人岂能比 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“能死的人在神面前能算为义么？人在造他的主面前哪是洁净呢？」

〔新译本〕「‘人能在 神面前算为公义吗？人能在他的创造主面前算为洁净吗？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在神面前，谁配称为义人（或译：有谁能比神更公正）？在创造主面前，有谁纯洁（或译：有谁比创造主更纯洁）？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‘难道卑微的人可以胜过神吗？难道他会比自己的创造者更圣洁吗？’」

〔文理本〕「必死之人、岂义于神乎、世人岂洁于造之者乎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人岂能在天主前自以为义？在造他者前，自以为洁？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“凡人怎能在天主前称为义？人又怎能在造物者面前保持纯洁？”」

#### 【伯四 18】

〔和合本〕「主不依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；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看哪，主尚且不以他的臣仆为可靠，乃指他的使者为处理失当；」

〔新译本〕「他的仆役他还不信任，他的天使他也指责过错，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神不信赖天上的众仆；他指出天使们的过失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(18~19 节) 要是神连自己的使者也不信任，因为他们也会犯错，更何况我们这些是神用泥土所做、生命脆弱得如蠹虫一般的人类呢？」

〔文理本〕「即其臣仆、犹不足恃、即其使者、尚责其愚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看，他的仆役，他还不信；他的使者，他还归罪，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天主连自己的仆人都都不信任，他还可以向天使问罪，」

#### 【伯四 19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世里、比蛀虫易被压碎的人呢？」

〔新译本〕「何况那些住在土屋里，根基在尘土中，比蠹虫还容易被压碎的人呢？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难道他会信赖用泥土造成的生物，那根基在尘土里，跟蛀虫一样被压碎的人？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(18~19 节) 要是神连自己的使者也不信任，因为他们也会犯错，更何况我们这些是神用泥土所做、生命脆弱得如蠹虫一般的人类呢？」

〔文理本〕「况居土舍、基尘埃、为蠹所败者乎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何况那以泥屋为居所，以尘土为基础的人！他们为人践踏，有如蠹虫；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以泥屋为家，以尘土为根基，像虫子一样被践踏的人了。」

#### 【伯四 20】

〔和合本〕「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早晚之间他们就被打碎，无人理会，永远死灭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在早晚之间他们就被毁灭，永归沉沦，无人怀念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人早上活着，傍晚死了；他永远灭亡，也没有人理会！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人类早上还生存，晚间便要消逝，一去不返；没有留下半点痕迹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旦夕之间、即见毁灭、永归乌有、无人介意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晨昏间即化为齏粉，永远消亡而无人一顾。」

《牧灵译本》「人晨昏间即逝，永远消亡，无人理会。」

**【伯四 21】**

《和合本》「他帐棚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」」

《吕振中译》「他们帐棚的橛子一拔出，他们哪有不死去，毫无智慧地死去呢？」」

《新译本》「他们帐棚的绳索不是从他们中间抽出来吗？他们死去，不是无智慧而死吗？」」

《现代译本》「他帐棚的绳子断了；他死了，仍然愚昧无知。」

《当代译本》「他们生命的烛光熄灭，死去了也没有人理会。」」

《文理本》「其中幕索、非见夺乎、未得智慧、而陨亡焉、」

《思高译本》「幕索如已自断，他们岂不是因缺少智慧而死亡？」

《牧灵译本》「他们帐篷的绳子断了，他们死了，却依然无所知。」